

在阳光 下成长

柳 林

今年是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党史，感慨万千；展望前程，心潮澎湃。我亲身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我的一生和我的一切。

1946年1月，我出生在山西省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后7个月，家乡就解放了。所以，我是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从我记事起，受到父母亲的教育，就是对共产党的感恩。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母亲按照自己对“爱国”的理解，请识字的人在麻纸上写上《爱国公约》贴在墙上。她抱着我，指着《爱国公约》一字一句地教我念：1.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2.交好爱国公粮；3.捐献飞机大炮；4.开会早到，多听广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词。在党的号召下，我家第一批参加了互助组，第一批加入了初级农业社……为购买爱国公债，母亲几个晚上不睡觉，在油灯下做了两双布鞋，卖了钱买公债完成了任务。结果手被麻绳勒得肿了老高，十多天捏不住针。她常说，共产党有恩于咱，咱不能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我沐浴着新中国的春风一天天长大。上小学时，我唱的第一支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9岁时我唱着“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戴上了红领巾；上高小时，我当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戴着“三道杠”的臂章进县城参加了全县代表会议；初中时，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高中时，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钢基建指挥部工作，投身于太原市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从此，我的成长就同太原的发展连在一起。“共产党”这三个字，在我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许多困难甚至灾难，但每到这时候，都是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克服了困难。在1961年到1962年之间的10个月时间，我的父母

我回到老家，母亲摆出一大堆东西，得意地对我说：“瞧这些盆、碗、杯，看着都不赖吧？”我不知母亲要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她继续兴致勃勃地说：“这些东西都是白得的，是我抓奖抓来的！”

我有些疑惑地问：“什么抓奖？是免费抓奖吗？”母亲说：“是免费的呀！我买了药，凡是买的人都能抓奖。别人抓的净是些勺子、筷子之类的，我手气好，抓了好几个二等奖呢！”

母亲这样一说，我立即明白了。这根本就是骗术，早就被媒体曝光过。有些骗子弄点药去偏远的农村骗老头老太太，准买了药，就抓奖，奖品是些便宜的锅碗瓢盆。但正是这些小恩小惠，让很多老人都上了当，他们花大把的钱买了所谓的“灵丹妙药”，还自以为得了便宜。

这些事我以前跟母亲讲过，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容易被骗了，而且还浑然不知。我的火腾地上来了，立即冲母亲吼起来：“妈，你上当了还美呢！我给你讲过多少次，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掉馅饼也不会落在你头上。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我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吗？”母亲被我突然提高了八度的声音吓住了，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继续大声说：“这么小儿科的骗术，你居然都看不出来，被骗了还得意呢！妈，你年轻时的精明都到哪去了？”

母亲见我如此气愤，低下了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怯怯地说：“我买了他们的药，吃了几天还挺管用的，现在腰都不怎么疼了。”我更来气了，吼道：“那药里面不过是掺了些镇痛麻醉作用的东西，只能暂时缓解症状，你还当真了！”母亲听我这样说，眼泪竟流出来了，说：“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不懂。都是我老糊涂了，上当受骗还以为得了便宜。”

一阵悔意涌上心头。我见母亲这样，才意识到刚刚我的态度太不好了。我曾经下决心，要好好跟父母说话，和颜悦色对父母，才是最大的孝。可一着急，我竟然又冲母亲发脾气，而且还如此过分。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犯糊涂。他们犯糊涂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耐心一点，把大道理轻声细语地讲给他们听，这样他们才容易接受。大道理要小声讲，温和地对母亲说话，就像小时候母亲温情软语对待我们一样。

想到这里，我赶紧跟母亲认错：“妈，是我态度不好，惹您生气了！”母亲说：“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是生自个儿的气，我就是老糊涂了，整天光给你添乱。”母亲这样说，我心里更难受了。这就是母亲，无论你怎样做，她都不会跟你计较，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跟母亲说话呢？

我平心静气地跟母亲讲了很多老年人受骗的事例，母亲一边听，一边点头。看得出来，她都听懂了。我又嘱咐母亲：“以后做什么事，多跟我商量商量，好吗？”母亲笑着说：“你们年轻，脑筋灵活，说的道理一套一套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以后遇事呢，我一定多跟你商量。”

后来，母亲遇到推销保险的、卖保健品的，都问我该怎样做。我轻声细语给她讲道理，她完全能听懂，还说要把我讲的这些讲给老姐妹们听。

大道理小声讲，不仅让母亲听懂了我讲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母子之间的感情更融洽更深厚了。



亲不幸先后因病去世，我变成了孤儿。就在我面临失学的关键时刻，是党和政府伸出援助之手，给我增加了助学金，资助我初中、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后，我又一次面临经济困难，又是国家给我评了头等助学金，免除了我的全部学费、书杂费，资助我棉衣棉裤，使我大学能顺利毕业。记得在享受助学金的第一个月，班里组织文艺晚会，我主动报名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唱到“我把党来比母亲”那句，就哽咽得唱不下去了，还是全班同学与我一起把歌唱完的。

祖国的发展，引领着我的成长。参加工作后，我曾在太钢砂钢片热处理车间工地劳动锻炼，也曾以太钢基建供应战线工作，亲眼见证了太钢的发展变化。后来，我被抽调到公司宣传科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在此期间，我先后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几十本经典著作，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素养，使我从刚参加工作时只知报恩的朴素思想，跃升到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最高目标而奋斗的行动中。

在太钢，我在工人班组中宣讲马列主义，为党报撰写文稿。当我再次向太钢设备处党总支递交入党申请书时，我充满了自豪感。1973年7月23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记得在支部大会上，同志们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和进步，同时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存在的不足和缺点。当我在党旗下举起右拳宣誓时，我的眼泪流个不停。那天晚上，我激动得整夜没有睡着，我下定决心，要坚定不移地为党的事业干一辈子。

入党后的第二年，我从太钢基建指挥部调到太原市委，先后在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市委党校、市人大工作。期间，经历了下基层、入机关，经历了提干、调动、升迁等。在不同的岗位上，我都把具体业务当作党的工作任务来完成。几十年来，我几乎忘了星期天，忘了节假日，但我乐此不疲，沉浸在工作中，享受着工作的欢乐。退休后，我又在市老龄委、老龄协会当“义工”，至今已有

14年。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担任《太原老龄》主编至今；先后到上百个单位宣讲党课，听众达两万多次。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成绩和贡献，可党和国家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对我委以重任。我曾获基层的三桥街道社区“好市民”称号，也曾获评全国党校系统优秀教师，在京受到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颁发奖章。退休后，我荣获“全国孝亲敬老之星”奖章，还获评市级“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现在，我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障，而且赶上了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快速变化的时代。儿女们也成家立业，各有所成，生活一步一层天。说句良心话，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祖国的飞速发展，能有我的现在吗？

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日益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我虽已迈过古稀之年，但我觉得，70多年来我没有白过，没有虚度，觉得自己活得很充实，因为我跟着党的脚步一路走来！



姬小雅

我家像一个小小“动物园”，我的家庭成员就像动物园里那些可爱的动物。不信，你就跟随我的描写一起来看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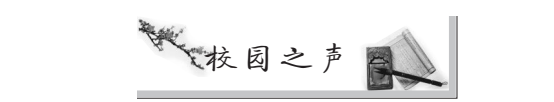
我的外婆，像一只乖宠物，是乐天派，每天乐呵呵的。她的口头禅是，不怕，不怕，天塌下来，有个高的撑着呢！今天不想明天的事儿，好像没有一件事会让她不开心。她擅长“抖空竹”。我想，这只乖宠物的运动细胞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的爸爸像一只聪明的大猩猩。他头发浓密、皮肤黝黑、智慧超群。爸爸表面坚强、自信，其实内心也很羞涩、敏感。说起国家大事、国际形势，没有他不知道的。他讲起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和古诗词时，总是绘声绘色、惟妙惟肖，我总会听得入迷。爸爸还是规划师，每次出门逛街，他都会事先列好清单，告诉我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他说这样就不会瞎花钱了。每当我遇到难解的数学题，爸爸总能给出正确答案。假如我们家是大猩猩部落，那么，爸爸就是这个部落的首领，保护着部落的所有成员。

美丽的孔雀千万只，我妈妈就像其中最爱美的一只。打开妈妈的衣柜，里面满满的都是礼服裙。虽然这些漂亮的裙子已经穿不上了，但她依然珍藏着，因为她是一只爱臭美的胖孔雀。我可爱的妈妈总说：“万一以后能穿上呢？”每天早上出门前，她会对着镜子照一眼，中午一有空儿就站在镜子前瞅瞅、看看，一天到晚总是离不开镜子。哎，我爱臭美的老妈呀！

我的家人，虽然性格各异，但在这个小小“动物园”里，每天都充满着欢声笑语，“动物们”和睦相处。我爱这个“动物园”里的每一位成员，他们也非常爱我！

（作者为新建路小学四年九班学生）



半个“寿阳家”

武凌翔

了，下院的柴房没了，郁郁葱葱覆盖半个院子的杏树、小果子树、苹果树、梨树都没了，还有为防雨在地上用黑亮的石板铺就的一条蜿蜒的小路和院中走来走去的鸡们也没了踪迹。更重要的，我最爱的姥姥在院里做活的身影和喊我吃饭的声音都再也见不到、听不到了……

40多年过去，村子当然有变化，但大致模样还在。早先最繁华的村子主路上，坐着三五晒太阳的老人、女人，他们盯着我们走过。在被指点确认后，有人说出我的小名。大哥让我辨认风中打盹的老者，竟也互相认出。睡眠惺松的叔说：“是凌凌吧，你也老了啊！”熟悉的声音，沧桑的面孔，让我瞬间泪目。那么，叔，在您的记忆里，我该是几岁呢？

我说想去看儿时暑假的临时课堂。叔睁开睡眼：“学生都去县里和城里上学去了。”说完又睡去了。我和大哥道别，让他自顾忙去，随后和朋友急急奔去记忆中的学校。是这里，那棵参天大树还在，学校的牌子虽模糊，但也在，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小庙部分留存。这时，所有的记忆扑面而来——

大我两岁的二妮做的豆汤红捞饭和一种叫“挠”的面食最好吃，我蹭过多少顿呢？她的妹妹与我同岁，名叫三三，

我有幸亦或不幸，两次跨进山西大学的校门。说不幸，是为了获得一张正式文凭，绵延10年时间，“回炉”接受了重复教育；说有幸，第一次跨入校门是特殊年代的1974年，第二次跨入校门是“振兴教育”的1983年，两个时期的对比，使我颇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悟。

1974年底，太原市总工会组织当年崭露头角的15名工人作者，成立一个“工人作者创作班”送入山大，培训提高大家的文学修养。这个班里既有上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创作的孔祥德、马晋乾、沈豪、胡经伦等山西文坛老将，也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李建华、孙钊、华丹、华敏、李纪丁等新手。

第二次进入山大是1983年，山西省在改革浪潮中，为干部队伍年轻化，培养“第四梯队”的后备干部，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设了“干部专修班”，学期二年，毕业后获得大专文凭。全省各地市通过层层选拔，进入最后角逐的还有400多名，再到山西大学考试，严格划出名额择优录取，前50名跻身大学，第51名残酷出局。在学校学习期间，同学们酷爱打桥牌，为此发明了一个专用语，“你是第51人”。也就是说，你被淘汰出局了。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在各占领域都有所建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进入山西大学，我们就听说了作为“校宝”的五大教授：姚奠中、姚青苗、董冰竹、马作楫、高捷。

姚奠中和董冰竹都为我们讲授古典文学。两位教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上课时，没有教材教案，也没有备课笔记，折扇一把，浓茶一杯。但是，两人的授课方式却是燕瘦环肥各具其态。董冰竹教授一本教材烂熟于心，讲起来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一部纵横交错枝杈横生的古代文学史，他梳理得纵横井然经纬有序。课堂上即兴朗读起唐诗宋词的名句，摇头晃脑铿镪顿挫，有极强的感染力。姚奠中教授的授课则完全脱开教本，即兴发挥。他那古为今用的精妙联想，他那以古讽今的犀利思维，打破了古文生涩艰深带来的沉闷。

两位教授的讲课各具其态见仁见智，使我联想到韩非子的《显学》。韩非子曰：孔丘之儒教，“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墨翟之墨学，“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他们“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正是他们各异的风格，才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花争艳的文化繁荣。

姚青苗教授为我们讲授现代文学。他在授课之余，常向我们讲起他亲历亲见的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文人间趣闻逸事，让人难忘。他讲到，1941年秋，高长虹赴延安之前，曾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停留了两个多月。姚青苗先生当时跟他同住在一个窑洞里。在那漫漫长夜，一盏油灯火苗如豆，无法看书就成了聊天的好机会。两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姚青苗先生描述他眼中的高长虹形象时，用了李白的一句诗文，“我本楚狂人”。姚青苗先生说，高长虹很欣赏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他就是鲁迅笔下的那个“狂人”；姚青苗先生说，高长虹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奇才”，可也是一个“怪人”。

姚青苗先生的讲述，在我初期的印象中描绘出一个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高长虹形象。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是在一个夜里，有一个人蹑蹑而行，像在寻求着什么。他从此处望到彼处，从彼处望到此处。”也正是姚先生的讲述，产生我几十年以后写高长虹与鲁迅论战的《情色事件后蕴含的思想交锋》的最初创作动因。

马作楫老师教授我们写作课，是几个教授中与我走得最近的。我们之间保持了几十年亦师亦友的忘年交。马作楫先生为人谦和处世低调，他言传身教，不仅教我怎样为文，更重要的是教会我怎样做人。

高捷教授也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对“山药蛋派”诸位作家都有涉及。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两次进入山西大学都无缘聆听他的教诲。

如今五大教授都已驾鹤西行，但他们的言行令人难以忘怀。



她有把锋利的镰刀，我最爱和她去一起去地里干活。公路边清澈的小溪在那时是水流不断的，我和小伙伴相约去洗衣。说是洗衣，其实只被姥姥准许洗小手绢。但那也是极好的，可以把洗好的帕子晾在青草上，阳光透过帕子，投在地上的样子有说不出的好看，而那洗过的帕子在融合了阳光和青草的味道后，更是说不出的好闻。沿一条小路，走过大片玉米地，那里长着茂密的酸甜的醋溜溜，学名叫沙棘。曾经为了它，我险些滚下山坡。日升月落，春秋暗换，岁月和经历都成为我生命最重要的馈赠。半世纪人生，我始终在努力，在和自己较劲，深爱的故乡就这样潜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不动声色，静静观望，我终于成为姥姥心中的那个我——那个最适合静坐、读书写作的我。

朋友亦是寿阳人，她好贴心，带我去吃酸汤凉粉和“挠”，找找儿时的感觉。她说：“要吃好‘挠’，九十九遭。”我答：“一擦一蘸，香煞老汉。”

这就是没心没肺，思维跳跃的我。只有此刻，我重回故里，脚踩在这片柔软纯粹的土地上，我明白，我永远是那半个“寿阳人”！